

皇明政要

皇明政要卷之九

審興替第十七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內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洪武二年春正月

上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蹢然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洪武粉

太祖御齋室求濂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濂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

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永樂二年八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由天命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歷數遇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使其子孫知脩德保民亦未遽亡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永樂六年四月

太宗御西角門因言及元順帝父子荒淫無度廢壞國法以致喪亡侍臣曰此是

天命在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致其昏惑顛倒如此

太宗曰帝王之興雖有天命亦須脩德行仁以承之順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復脩省如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卒至於亡

永樂九年二月

太宗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師歆側將陞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元湏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永樂二十年四月

車駕謁陽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

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爲殷監矣因下令
禁軍士斬伐樹木

宣德四年三月

上退朝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執久對
曰漢武帝享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費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
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欲踈忠臣邪遂致禍亂竄身失
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欲心生則

閻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
所由異也

宣德七年七月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畿山川
形勢既畢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
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
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勵
風憲清中書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為賢君

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擁大變泰定以後皆事
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
法度蕩然遂至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
之法天下豈為我

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晏遊者也豈不可感
侍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

上曰然

辯賢邪第十八

洪武二年十一月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責首知奸良人之奸良固爲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爲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侮惑當未知之初一舉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

洪武十四年春正月

上與吏部臣論任官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

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使部臣對曰人之
邪正實亦難辨

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
未必邪也此言於衆人爲公論於一人爲私意然
正人所爲言官事則不私其家實公法則不私其親
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洪武十六年夏六月

太祖諭廷臣曰說人之能害國獲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
田者必先稂莠善治國者必先去讒邪稂莠始生但真

及其終也則公不執廢矣誣人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無笑也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者力去之不然則恨茲日災爲害不淺矣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太祖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辯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庸懦狎悅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公毀者未必自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者幸不幸爾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狀爲賢則誣謗之言不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

不肖則偏陂之言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幸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爲所毀問小失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永樂二年三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人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天下皆知

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永樂中

太宗常與解縉論群臣

御筆書塞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

太宗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縉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

於黃福曰秉心易直雖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
好惡頗端於宋禮曰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
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黜僧之心
既奏

太宗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間尹昌隆王汝玉
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
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不楊士奇且論之曰人率謂縉狂

秦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斯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爲所以成參贊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爲矣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斯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卒未易辯如朕所用有不當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宣德二年八月

宣宗燕閒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宣宗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聖謬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

以爲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若有其萌必杜絕
之不使茲言得入枉害忠良齊絞斛律光國遂以弱
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

宣德三年十月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先是六月一

日早朝

宣廟召楊榮楊士奇李文華門諭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
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其能守廉惟吏
部侍郎師遠一人汝當知之榮曰前時賊貪方賓昆
甚

士縉非任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

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仁廟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
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
其有善政則各跡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
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間暇觀之今五
府六部之臣朝夕親見得誨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

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知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閑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言之又顧義等曰卿等亦宜用心以副朕圖治之意

宣德元年六月

宣廟視朝退御便殿翰林德臣侍因進致治在用人之說上曰否泰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斯謂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

上曰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賜

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不肖者二千餘人罪甚者發遼東於是御史連輩劾觀貪穢狼藉并奏

真子輶角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

上大怒追觀父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以重法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徇弊清革數月有囚告佐累索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為狀救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陳清於市

天順元年正月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英廟召李賢謂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石亨

屬留京官又假

奉迎功陞工部侍郎後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後名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
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賢曰
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鄭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燮表
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天順元年四月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
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英廟問李賢此人何如賢對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說他日以學士李
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明日朝畢以吏部侍郎紹爲禮
部右侍郎與論大愜

耿九疇軒觀皆盡公之士操屢棄之天下信之

英廟復位首用九疇為都御史軒輊為刑部尚書二人之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而庶職未有建明九疇欲糾石耳之罪反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轉

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嫉一日與李賢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遂有召用意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懷歸可也初輊在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後每念輊之為人一

日南京總督糧儲缺人補之之論及注目能理此事者
莫如輒遂召為左都御史委任之未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

皇明政要卷之十

公薦舉第十九

洪武二年秋九月

太祖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敕百司訪求賢才然至
日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
今令有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失
太祖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知其
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者之法則冒
濫自革矣

洪武八年秋九月

太祖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太祖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長於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惟見其人小節未覩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

原缺

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太祖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
有無通書者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
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
天下守成之時謹武以安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
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主八歲舉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
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入武無用賢能並舉此三

代治化听以威隆之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
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其言行以觀其德考
之經術以觀其策其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
務以觀其政事應文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
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
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科之
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廷臣有奏舉官者

示諭之曰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雖聖人用人

不求備隨才大小皆有可用然天下之大其間豈無
庶幾阜變類曾之徒誠得一人勝千百人爾等爲朝
臣宜體朕此意悉心訪求勿苟徇私情而不顧公義
古人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朕
亦以此觀爾遂令吏部自今以薦舉至者必試用之
洪熙元年五月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如例翰
林出題考試

上召楊士奇至奉天明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皆由翰林
不嚴試所致此弊已數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不可

復循舊弊必嚴試之即其中皆下惟得一人亦可即
皆無可取亦不妨但須得實才

上又言科舉弊亦須革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無用南北士
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太多浮

上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錄其姓名請今後於外
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而取六十北取四十則
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慕效興起往年只緣北士

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善此往與蹇義夏原吉
及禮部計議各處額數以聞

洪熙元年十月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
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宣廟曰卿大臣所舉必當如昔孫林言吾輔政無功惟薦
一二臺臣無愧朕言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
則署舉主姓名會檄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宣德七年二月大學士楊士奇言今軍民豈無文學
才行卓然出衆及有智謀材勇精於武畧者請令群

臣詢察舉保選用

宣廟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行若有拘於例者宜當開
廣士奇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
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陞縣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裒亦極刑家
今不在近侍乎汝於教諭中明書極刑除犯謀反大
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
正統初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舉用保舉即是恩出
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杜士奇奏揭濟議之上奇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
濟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敕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
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
糾舉以致如此我

祖宗相承為政皆不因而滋益之宜

宣宗皇帝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
聞人有異言多以得為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

京三品以上官奉敕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
之效明監在前可無憾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越出一切緣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
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依授官不當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
近年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進小人日進則君子日退天下
何由治平伏望

聖鑒

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上
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

詔如所議

英廟求可爲戶部尚書者李賢薦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
撓

上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忍非年富不可賢對曰此
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遂召富為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為宜

慎銓衡第二十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朕武六年夏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太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
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望二君者豈其智之不
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
爲治鴻鵠之能遂舉老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
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治者爲其有賢人
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寡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
宜令有司採舉備選遠近察察將仕用之以圖至
治

永樂元年四月吏部尚書奏請明日選官

上諭之曰甯等職其銓選辨別邪正庶當揆理不當任情
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慎之
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
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有德者必不同小
人

永樂元年九月

太宗敕吏部臣曰朕以眇躬繼承大統圖維求賢以資治
理宵旰遑遑意於飢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群臣百姓

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劇煩而
優游散逸或已之隱居田里並以名聞母媚嫉
蔽賢母徇私情不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
人然爾不任欽

宣德元年四月丁丑在官。同書義等奏請選官

上從參論之曰庶官皆由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
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
邑安推之庶政逆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

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切要古人

取士於鄉以其進退
縊蓋亦難矣况馬實之士
進取非至公無以
遇元監精考覈以
善夫古之大臣以
流芳於永世卿

宣德二年七月

上諭少師吏部尚書
行學錄爲本此語甚
是今之所用多是進
士監生彼

讀書知古必能務德行廣智識間有人才吏胥終亦少在要職大凡用人正如一匠用木大小長短各當其宜然後能成居室若用人不當何以成治功卿宜更加詳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學識未稱則改用之有在下位而德行學識優長則進用之庶合至公

宣德五年正月吏部奏舉官員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由君心靜則事可簡事簡則令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宣德五年七月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將流而忘返吏

部以進退人才爲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
申諭之

宣德七年二月

宣廟謂楊士奇有司中有無幹能興利除害者令具名來
聞用無幹權士奇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
循資陞授不免惡良滋進銷今吏部自今方面郡守
有缺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等處舉務取廉公
端厚識大體能爲

國爲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爲可用然後奏聞

量授以官法犯贓罪併坐舉并吏詔令法司凡保舉授官有人指告其罪者必死取不證明白然後奏聞請

古提對廢幾不爲小人地階

上曰然若所舉得人則廢金之幾幾不隲小人之計

仁宗初即位命吏部令在官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

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
賢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者以親故
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
安自今必嚴舉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卷之十一

明賞罰第二十一

武三年十二月

右丞薛顯爲永城侯賜文綺及帛六十疋俾居海
南時顯有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
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
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
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

犯法當誅太宗欲有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
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
耳今右丞薛顯始自時貽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
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者奇績自後破慶
陽追王保保戰賀宗拓其勇畧意氣迥出衆中可謂
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爲性剛忿朕屢戒飭終不
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豎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
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
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

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經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冤
於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
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
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
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
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臣將皆頌首

洪武十四年春正月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
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勸

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
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
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
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
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太祖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
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動勞備至天下既定論
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

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上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敷至有墮淚者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

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太宗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

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參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永樂四年正月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因是寬釋罪囚

太宗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爲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罪者不刑致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至於敗亡此豈可效厲儒者乃欲姑息爲治耶

永樂四年四月錦衣衛校尉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
失者

上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
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上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
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校尉付
法司論如律

永樂七年二月遼東義州備禦都指揮同知李信挾
私杖殺指揮馬迅都察院逮問當斬

上曰草木雖微當尚愛惜人命至重豈可枉害況指揮朝廷命官而都指揮以私忿殺之則虐士卒可知命如律新之

永樂十一年正月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嘗命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甚至水旱虫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如今後所言有切民情可裨治理者宜旌賞之以明懲勸

宣德元年十月漳州衛千戶甘斌初以外戚推恩爲錦衣衛指揮坐罪降千戶至是經赦之復舊官

宣廟曰貴戚豪橫鮮不至敗如薄昭亦所不免甘斌豪橫多矣強奪民田訂傳詔旨無所不至爲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之量不寬十法罪降黜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恩求進邪法不可以私縱恩不可以倖得即押赴漳州宣德四年六月監州衛指揮戚珪以操備科歛軍士綿布萬七十餘疋登山東按察司請治其罪

上從之諭意都御史劾在獄曰廷問軍士科歛皆是臧除

月積國家徒費祿而軍士不得食此輩上干國法下
失士心不可不懲

宣德四年七月行在兵部奏錦衣衛帶俸百戶黃勝
因匠藝等事日令告老乞以予代

上曰武官皆由艱難積累所以傳之于孫然自開國之物
從軍效勞今尚有為旗軍者此以工藝一時蒙特恩
果何勞而欲世官不允

宣德五年十月

遣驛驛沈馬林晚御怪殿學士楊榮贊侍

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寧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

天順元年四月會昌侯弟孫鑑宗家人私起店房事

利以病商賈事聞

英朝召學士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山祖之
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監獄處家人執法顯宗
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

上爲其弟之恩終不

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責反之甚澤朕終不先死以
母老爲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爲王
者不私矣

天順二年十月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賢
上召李賢諭曰溥爲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
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
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涼之人既破虜寇掠頭畜
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况無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懼而退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李賢諭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對曰此

祖宗舊制即

敕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褚幣禮部筵宴命吏部尚書王翱及賢待宴以勵其衆輿論懽然

嚴考課第二十二

永樂元年十二月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
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之

時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其
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九府州縣官到
任半歲之上者悉察其能否廉貪之實以聞

永樂二年九月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
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
諸生及庶人役於宦者詢之輒謫為信如此何由得
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謐讓興風俗阜境無盜
賊吏無奸欺則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則守令無

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公與以聞

永樂八年閏七月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前命御史考察在外官正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近聞考察之官少能著實但信偏言更不博詢其有動於職業因理公務

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誣為酷暴今輒罷退庸濫之官
紀綱不立人所狎玩或貪職賄低首下氣依阿度日
小人貪其易與乃更保留如此不當孔子曰衆好惡
必察焉宜嚴戒飭之務盡至公毋使正人受誣小人
得志如或不富貴有所歸

永樂十三年正月遣監察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詢
察吏治得失及民間疾苦文等陛辭

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之寄
宜悉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

卷之十一
執之郡縣官有闕茸不職及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按察司堂上官以狀來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宜一一奏來汝不恭命汝則有罪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遣監察御史湯榮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仁廟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材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爲政

簡易民悅服之者有雪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無私謹身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等明白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他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為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方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則朕亦不汝貸汝勉之

宣德五年五月行在都察院請差御史巡按福建廣東

上命章杲陳汝因諭之曰御史出巡先須考察官吏官吏

守法然後百姓受福凡為惡有跡者易於懲治其有貪暴虐民而強辨飾詐及外示善柔心實險惡者最要明白究實若徇私廢公嫌姻姑息容惡長奸使百姓受苦則彌罪惟均果等頓首